中庸疏略

中庸疏畧序

中庸者靜動一於至善也中者中於中是也庸者用也所謂形於外是也內不存養諸善則無以爲形外外物誘之而應感者皆非其本然噫中庸之功廢此道之所以衰也中者知也庸者能也合德於乾坤中者精也庸者一也傳道於帝王中者一也忠也庸者貫也恕也孔子傳道於曾子中者致知庸者格物伋子傳道於子思中者未發之大

本庸者巳發之達道子思傳道於孟子中者
仁人心庸者義人路孟子傳道於後世言人
人殊因時屢變而揆則一也聖人純此謂之
聖賢人勉此謂之賢百姓日用此而不知君
子之道所由鮮矣庸附中而立名中統庸而
並至有體之中有用之中體之中曰天性於
未感之前見之天下之同也用之中曰愼獨
立未感之前以攝既感之後聖人之學也是
故中者修道之功入德之門又卽終身能之

而不盡者也未發謂之中天下之大本子思訓詁極明無容後人增解故先曰不覩不聞後曰無聲無臭終始爲未發寫照爲大本傳神學者直從默闇中時常存此敬懼之心而養之以爲應物之主則近是道矣中字創於唐虞襲於三代乃古今人口頭語不俟訓詁而明而古人就此實下工夫便是學問後人高視學問另作別解斯成口耳矣堯舜危微精一危者中之感物而動也微者中之動

而反思也精者中之思而致辨也一者中之既辨而專主也故曰允執厥中皆用功之名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受此用中之功夫而已故又曰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則命性道教之原委居可知矣自今人推尊中字太高相沿爲成效之名而從入之路若不可尋皆緣無過不及之義重而未發之義輕講未發者嫌於已發學微矣而發次第言致中者只似致和有效驗而無

功夫中庸之道不亦難乎中是無過不及而未發當講和亦是無過不及而已發須別爲修言也大約中庸一書君子修道以教小人此大旨也而其修道之法不外由中而和由大本而達道而已大學平天下之書也中庸性命之書也惟平天下必本於致知故性命之道必臻於位育一爲帝王傳治理而不外於心法一爲學者傳心法而不遺乎治理五經總無異義而二書者尤相爲表裏其有未

明於中庸之說者可玩大學有未明於大學之說者可詳中庸自不患於失所考耳程子云中庸孔門傳授心法大學古人爲學次第二語可謂得其要矣噫二書者固先聖賢憂天下後世之至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爲之憂其所患處其所安而告之以其方至於今已既習其書矣而罕信其理莫致其功是以不能享其吉福之實而聖人之道愈不足取信於天下可慨矣夫

康熙二十七年歲次戊辰季冬之月後學上
蔡張沐識

中庸

張沐疏畧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天者。生物不息者也。既命生人。即以其生生不息之理命之于其心。謂之性。性者。人

心之能生生不息者也順性生出來自可
通行謂之道道者事之行也事行原因乎
物感物有不齊之感心亦自生因感善應
之衡而修道之功起為纔修便有可學修
之乎此觀法于彼而道乃不窮于天下則
謂之教至于敬則天命率性之道人人可
學而至乃以遲天命之本然矣天非須臾
停息之物性非須臾停息之理故道亦不
可須臾離也纔離道便皆是皆復陷併都
行不去如之何不修如之何此修而彼不
效行也若遲可離已亦可以不修人亦可
以不效必非道也是故君子之修有要為
々性謂道修道遲從性修之性於何見不
觀不聞時此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從不觀
時早自戒慎不聞時早自恐懼此便是定
性功夫待其有觀有聞自不為物感所蔽
而率性以行天命之理無不得天若待既
觀既聞而後求修則此心已誘于外淡豈

及爲哉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是功用于隱
微不用下見顯豈不似空寂無用之學不
知見莫見乎隱顯莫顯乎微誠中自形外
也隱微如四時行見顯如百物生天只要
四時行不愁百物不生君子只要不覩不
聞有戒懼不愁道不兆顯故君子慎其獨
也獨即不覩不聞慎即戒慎恐懼君子慎
獨之功可即喜怒哀樂見之當喜怒哀樂
之未發早將喜怒哀樂至善之理慎之于
獨者之察之存之養之此謂之中中者理
實于內之義也以實內者發外自皆中偏
何也發即以在中之理發之自順理而無
不當矣此謂之和是中也者存當于內爲
大本而非性一人之大本大下之大本也
天下非此本則皆無以自亦和也者道達
于外爲達道而非性一人之達道天下之
逹道也大下非此逞則皆不可以行此可
知中和天下之所不可離也君子修其所

不可離而天下自觀感效法豈不謂之教哉故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盡之也君子忠中和不克盡耳果克盡無忝一人修其道天下從其教人人各盡其中和則天平地成各安其位萬物遂生復性而育矣中以完性和以完道位育以完教至此乃還天耳

中庸從天說起須看天字。天者生生不已之物。亦是功夫之名。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有一息之停使非天故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為天也命於人者即只此不已者命之為性性亦功長之名也故曰純亦不已文上之所以為文也著了已則生者乎之謂道道有窮則生修[illegible]之謂教皆遁逃相通而由天命之性命[illegible]已言性之道能而已修道之教修其則謂而已。性命是木體修道是性命流行自然之功

夫本體順功夫逆不逆則順久必壞也生安學利同此功夫人多用其順而擇其逆所以不勝物感而去偽歇不遠也此正思子得性命真傳於孔子而作其旨在修以全其率敬以賢其道也

問何以知能分論性道曰易曰乾以易知孟子曰良知此生理不息者故為性易曰坤以簡能孟子曰良能此良知而行之故為道尊中皆以明行發所其義可見間喜怒哀樂曰凡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物然後心內在焉四者無節了內不慎其揭斯感于物而人化于物矣此聖人經語可知交恒爾則其心發而恐失自常明不皆中有主只勝物感是盡性之功即修道也間中曰中只是明問何云理實于內曰實覺實于見理明所發之實事皆明也中即大學誠于中

三字充實于中也無過不及意不必添入

常即形于外三字特形之耳于思受家學

有從欲發一中字先從天見性從性見道

從道見修從修方始見出中來可知中為

最實之理又從中見出和來見出位有來

可知中有最實之事問不視不聞日中之

體也知而已矣知可視聞於人心默然存

一在是非善惡皆明可作睹聞之上未時

常尋此定靜安慮心體自見問戒慎恐懼

是據敬亦有窮理否日靜自生敬敬自窮

理學問思辨要是一片戒懼之心人心靜

則明致則益明窮理則明無不故中只

是明而和則篤行之而已時位有日此為

有位者言如孔子得位自如唐虞不得位

此理在中未嘗有偏　人有

人之位有一事有一事之位育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

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以下多引孔子之言或子思自說節節文義相承要皆發揮首節之意庸用也發中節曰和事事用和曰中庸論天命率性之體世上人都該一般賢只因性命原是性功夫故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只是中庸小人只是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時存未發之戒懼立天下之大本而行有莫見斷乎此者矣小人本有之中庸而不知卯是戒懼無忌憚也忌戒慎之義憚恐情之義無忌憚是不中而不庸亦不待言也中和者端可兩聯故曰致中和而功無兩用故曰時中君子有德有位者小人即下文民是也反中庸并有大惡只無慎獨之功耳君子修道者也小人從欲者也此

處分君子小人爲兩詁。以下專責君子修道以敎小人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庸者。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位而萬物育。此外更無道理。故曰至。能修者君子。而小人承其敎而已。自古已然。故鮮能久矣。此承上小人反中庸言。望君子修道以敎之而不可責小人以自能也。下節言鮮能之故。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者庸之迹。而中體之者也。其用在行。其體在明。二而一也。道之不行。我知其故。案

君子之有明悟而號爲智者好講求而不考實踐往往至于知之太過而愚民效之不亦好講求往往知之不及君子知而過小人知而不及要之皆務于明而略行此道所以不行也道之不明及知其故矣若了之有才力而號爲賢者好言實踐不事講求往往至于行之太過而民之不肖亦效之而好言實踐往往行之不及君子行而過小人行而不及要之皆務于行而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不知明行兩端或過或不及是衆人終日在明道行道中而不知明行之味何嘗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乎明而不行無以驗其所明之是非不知明之味行而不明無以考其所行之得失不知行之味判一爲二無過不及的中道自無由體驗而知之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君子失所修。小人失所從。然則道其終無行之日矣。夫論功夫。明行合一。論世道則歎其不行而已。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此言君子之修道。以宜於天下萬世者。從古莫如舜也。大知。統則明行而一之。行只是明之至。故爲人知問。理之深遠。當問者也。察邇言。理之淺近者。習狎易忽。必加察耳。隱惡揚善。即易所云。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是也。此自己力行之中。隱惡即大惡。終始無迹。不使或見。曰隱。隱除也。言化氣也。揚善即爲善盡致。宣發不使或遺也。曰揚

揚陽也。生氣也。兩端明行也。用中於民言兩端實一致也。子曰舜其大知也與何門兒之用已之明有限。用人之明無窮好問而好察邇言則善惡無所不明而智已人矣。惡明心則隱其惡不使一毫形見善明于心於揚其善不使一毫有遺隱惡揚善則明體由內及外。微始微終而智又大矣問察明善惡之理于心爲未發之中隱揚者施問察之理于事爲已發之和由未發至已發不未兩頭。故曰兩端。舜唯知之明行之至執其兩端而已。端雖有兩其實止一庸者不過中之用。舜惟用其中于民而已。只將未發之大本用以施于民爲達道。此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故以大知稱之。舜不過如斯。豈有他哉。盡修道之功立中庸之則。止見人人可學處。說者多不取以功夫加聖人。不知性是功夫盡功夫方是能性其性。故曰堯舜性之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人皆曰予知謂我自能知善知惡何必問察自能行善無惡何必隱揚特天性薄修道故驅而人于不善之中不審罟擭陷阱而莫之知避也此是不擇中庸之人不明不行者也人又有見此弊者亦皆曰予知於流俗悖亂中能擇中庸辨善惡于未發慎隱揚于已發兩端可謂得矣而又不能期月守也此日月至焉之君子不能如天命之不已而性功之有間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之爲人也便欲爲舜之人擇乎中庸之兩端而得用中之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一善者中也未發者此中已發亦此中回于存心窮理之餘明明一念任中深然至善體用總一源也故日得一善拳拳弗失即戒愼恐懼下不覩聞時中之功也此顏子善學舜處顏淵日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於此可見手握合日拳拳拳者用力拱合之貌服者也膺胸問也拳拳服膺則手無所操而用力於心可想執兩端執守則月守守守之義舜顏皆取生安榜樣皆是功夫其他可知。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三者非易能然世多見之蓋時位之便資秉之清血氣之感皆可勉強于一旦而不必不日學修之功也中庸本乎性性純乎學修不可以時位而能也不可以資秉而能也不可以血氣而能也能古耐字人只耐不久此實怪之之辭言功大在人本能者反不可能也均字與辭路一例只尋常了當事業乎爭息尊而已若王業便是中庸○問中庸義精仁熟無一宅人欲之私者方可能日不然中庸修道之功人德之門不是又從別處做起方到此亦作效驗看了義從此情仁從此熟人欲之私從此去耳不然精熟又從何得則道高遠矣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

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中庸不可能。卻無不可能。只須要強。性命之道。乃順生逆成之理。不用逆力。何以能也。故須強。南方之強。最難柔處。強去柔。北方之強。最難剛處。強去剛。此皆是一段性力。而徇氣質。隨流俗。未免流與倚。而非眞強矣。若君子之強。和而不流。喜怒哀樂。發必中節。率性之道。逆于天下。而決不隨物轉移。豈不強哉。此力何等逆。其矯乎。又中立而不倚。已發之和。從未發時。早已立定。以天命之性。操爲大本。而毫不倚借于物

豈不強哉。此力又何等逆。其矯乎。這箇中
和。認理不認物。由已不由人。自不是隨閒
運爲轉移的。有道無道。如此直是不變。其中和
此又何等強何等矯如此豈有中庸不可
能者乎。○南方北方。因氣質成於流俗也而
與爾道教。先生長者以此教弟子也。余兵
屬之革甲屬。加力曰強。不順曰矯。問不流曰
和之力也。情如波。欲如濤。感于所好。不遂不
知惡。感于所惡。遂不知美。如水就下不返
也。人能反水之流。強乎不矯乎物不矯
乎。問不倚。曰中之力也。人力之則倚物而
立。喜怒哀樂。原有至善之理。從本發時一
立亦定。光光矣。哭再不倚著于物強乎不
強乎。矯乎不矯乎。樂記曰。好惡無節不王內
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不倚不流
只是好惡有節於內。不誘于外之義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

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愼獨之功夫于未發時恐發不中節而愼之慎正慎其發也若事於隱微而求之便是割裂已發一過在未發處另添功夫這喪主了衣滅根了其行必然後拔造作只是下喜不怒不哀不樂而已豈不是怪物索隱則行自怪也中庸之道有真必行錯索隱見也益絲末發時原有此端假當時人已有説認者故隔其後世必有傳述以説成説遺害于秋正見不可爲處師今二氏之學孔子已道處之君子遵道而行便是不爲隱怪而爲中庸中庸之道本是復性道天功夫如人得了斧家鄉正路半途如何作得腳然世間儘有此志氣不堅火行始無終學者故以非能已勉之依中庸

便是弗能已的功夫。依卽不須臾離也，遯世不悔只是訓了個依字，到此性命流行，無往非於穆不已之趣矣。非聖人不能也。從上文赶來明是孔子自任，接大舜之心傳，却又推讓于聖，其辭不容不謙耳。索隱者強所不當強，半塗者強其始不強其終，遯世不悔，終始如一。盡得強字，乃合天性，性便是聖人。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

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言君子之道有經有權道無所不至曰費已發也深不可見曰隱未發也君子之道亦有隱處非索隱也其無所不至有類非道是費而隱也論道之正經夫婦之愚不肖亦可與知其理亦可能行其事此理未至窮[illegible]逆故未出故可共知共能及其極至那般正經之道雖聖人亦有所不知行所不能矣如子以告堅為者問以服非為忠夫婦之所共知共能及舜遇瞽瞍湯武遭桀紂常道不可行矣雖聖人之知能亦窮窮則必變變然後通通然後久道至此豈不復然費乎而其迹似悖是隱微有道而見斷無道此有憾之道也不惟聖人為然天地之大其生物不免災祲屢見

不得其正人猶有所憾正是天地之道大
處聖人留此憾于已正是聖人之道大處
使聖人必欲無非無剩舜終不聚湯武終
不救民將如何以通其久若只全自已忠
孝儘無破綻可指却只成就已甚意道
小而不大矣故君子之道能大能小語其
大天下莫能載焉天下沒有的理皆做出
不陷于天下之中如何栽他其已發之達
道何費也語其小天下莫能破焉終不與
人以可議有憾處皆事理之至精至細催
不可易如何破他其未發之大本何隱也
引詩以形其活潑潑做天之高也任鳶飛
耳飛到何處是道何處不是道淵之深也
任魚躍耳躍到何處是道何處不是道豈
不足活潑潑的一個生氣昭著于上下乎
君于之道使是道樣活潑此之所如彼不
必知此之所能彼不必能變動不拘局流
六處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道者通也路

也若板板齊齊千聖一律使無路可通矣
要之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只在與知與
能上立起根脚耳及其至也天地之大一
任我流行者察其間端倪所至似是欸一
不可
耳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
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
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
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

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道至費隱察乎天地似遠人矣而實不遠人究不外乎夫婦之知能而已知能在己若舍自己別求乎道以爲之便不是道即如執柯伐柯似不遠矣然猶執此以求彼故修道以敎之君子非執彼之道以治人以人治人改而止治言治者也改言改過也使人人各就自己知能之本善者修而治之稍有未善改而復修之如是焉止可豈遠人而爲之乎人只要自盡忠恕夫君子之道自不遠忠恕者中心之存恕者如心之發如施諸己而不願倂心存之門忠由此勿施于人即恕人誰無此知無此能若不於此

自治自攻而求之君子反不可以爲道也故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謂君子大約之不外古君臣如堯舜禹湯文武皋夔伊周之類所求乎君子爲子之道以事吾父未能也所求乎君子爲臣之道以事吾君未能也所求乎君子爲弟之道以事吾兄未能也所求乎君子處朋友之道先施之以爲吾友之道未能也或疑先施之義曰古君臣皆下交先施于賢士而士乃敢與之友孔子欲上交先施之則諭下交先施之指門人也是往教也皆有所不可故亦未能正見時位不同雖合處如用君子四道就爲已道是伐柯也彼已自是二物不相涉也唯就自已日用言行間自治自攻已耳日用曰庸理得于心曰德日用間子臣弟友之理自有我之時位求得于心從而行之子臣弟友之情有發于言必求謹之豈遠我之人而爲之乎至于變出非常

庸德庸言。有所不足，則不敢不自治自勉以勉于恒情之外，或勉而太過，覺有餘，復不敢盡。自治自改，仍求合于言行之常。於言之不足有餘，視行之得失爲準。而治改之，則言自爲道，於行之不足有餘，視言之得失爲準。而治改之，則行自爲道，亦非遠人而爲之也，如此功夫，皆篤實造進，自可察乎天地之彼也，君子之於道，胡有不如此，以篤實造進者耳，四倫道也，德謹忠也，言行恕也，勉不足，裁有餘。言顧行，行顧言，皆治改之法則，而道之精義，所由出也，慥慥篤實造進之意也。此章分三段，首勿施於人以上，言不可遠人爲道，在自治自改以盡忠恕。道四一段，言遠人爲道，執柯伐柯之實。庸德一段，言忠恕不遠，自治自改之實。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

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上章是切于爲己之學此言將那道理隨處認眞做無容等待也見在日素願外如人見在富貴使說富貴不使行正道不如貧賤見在貧賤又說貧賤不使行正道不如富貴見在不行只是願外終身無行之曰行字便是體忠恕盡倫常謹言行之道

任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見在何處君子便認真這箇境地自責們盡絕沒有馳外之心故無入而不自得也又舉在上在下以明自得之實時而在上位自責自盡無所求于下又何陵下時而在下位自責自盡無所求于上又何援上君子一味正己而不責人怨心何自而生則無怨而常自得也止已則上不怨天不求人則下不尤人此非一正已遂無可怨之事。一不求人遂無可尤之人但只以不怨不尤為主正是學力篤摯處括易以俟命言君子正己足任不地跳不倒處立脚乃萬無一失之道即或有失亦非君子之自致命也若小人求人是任險險路上行萬無一得仰或行得亦非理之應得作而已射者失征正謂若在正鵠已求箇中的理如何求得必是反來諸其身志正諸正那避門中仰有不中非射者之過也觀此居易俟命乃定中

也。小人更行險矣。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前言行道自已，此言行道自家，步步踏實，不得放空，行遠必自邇，邇處不下脚，遠處如何得到，登高必自卑，卑處不下脚，高處如何登，若能從卑邇步步踏實行去，則登高行遠，亦只是此簡一走法，又爲行不至之理乎，君子之道與此一般，詩偁稱妻子兄弟之翕和，贊其能盡道也，孔子讀詩而歎父母順者，言既能和妻子，翕兄弟，盡道如是

未有不盡道而順父母者只思合引來只為是箇全家氣象以明盡出衆過之意未出房有妻子便從妻子上盡道出房有兄弟便從兄弟上盡道堂上有父母便從父母上盡道這便是步步路皆的模範卑不過之行登也由此而陞而天下高遠的事不過過只如此盡道更無別理世上不是無位天地育萬物之人只是無順父母之人此處放了空其餘皆斷港絕河矣此義最重已示下文大孝達孝張本

十一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

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此承上節意我誠好妻子使自如鼓瑟琴我誠翕兄弟使自和樂且耽我誠宜室家便自樂附妻孥我誠順父母使自父母其順造　陰吉祥如影隨形是一不是二若各不盡道這些吉祥之氣使黑闇闇都無有求如影隨形滅這其中是何條故正不可以平常忽過此使是天地自然之理陰陽感應之符故費鬼神之德盛也這鬼神如何見如何聞亦體物而不可遺但有箇物所有箇理以體之纔有特理的意思使物無吉祥之氣既如此隱微又如此見顯送使天下之人一衆　動不敢任怠遂私若實實之中皆有以臨我而鬼神之名於是無往不立於若天地若山川若五祀若先祖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皆洋如在皆此理使之然也格至也神不是無的一念起

即一念便足至了。若待度是猶二之也。度且不可。況可厭射。總是形容體物處。下乃結言誠。誠即未發之中也。夫下何足鬼神只因有一物。必有一理。內裏沒了這理。外面即壞了這物。微顯一致也。內有凶的心自然發出爲凶的事。內有吉的心自然發出爲吉的事。內裏吉凶轉變。外面吉凶亦轉變。是自微之顯。乃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誠中自形外也。按鬼神。天地之功用也。人心未發處操已發之機。而天地功用莫妙于此。陰陽屈伸莫神于此矣。外此更有鬼神者。皆此理之所形變化。但人好講吉凶禍福。而不務民義。故特發出聖道之下。以明鬼神即在聖道中。下又舉舜文武周之孝。以明聖道之所極通。則鬼神之理。愈明矣。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

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此孝與論語本立道生同又與孝經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同孝本卑邇舜以卑邇盡乎高遠由微而之顯誠不可揜而足故曰大孝德者孝也於孝有得謂之德德為聖人言舜即從孝上做成聖人也由此升聞克乃禪位而為天子富有四海

及死又崇祀下祇宗廟享之子孫世受封
上而保之推原根本皆從孝德所生豈非
者之大乎故患德不人耳誠如舜大德夫
行不得祿位名壽者此畢通門能高達之
義人道之必然也而即此是體物不遺鬼
神之道之必然此故何也人之生物因材
而篤栽培傾覆闘乎不矣不說詩云顯顯
之令德能肖民宜人門受祿于天而保之
佑之命為天于要皆君了能盡性副天之
初命而天因材而中噫之世故大德者必
受命而有祿位名壽也人不務本生道含
畢遡求高達發希吉福于鬼神是昧于中
庸之理心勞日拙耳位即尊祿即高名即
聖人壽即饗保如此有大孝與尚書舜拔
孝德登庸制符又與下數故字承挨高紋
庸符要以明畢遡高達誠不可掩之矣為
中庸一大幽彼保佑命是受祿之賞中之
說即因之說大方命人以性聽即命人只

修。君子獨能修德以副天之命。故天重祿保安其身。佑助其行。而命爲天子也。在先爲理之命。在後爲氣數之命。一而已矣。自鬼神章以上。是言理之命。見盡性功夫。以下。言氣數之命。見修道效驗。學者詳之。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

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章三段各自爲義。文王武王周公。各有孝道。前後不相連屬。無憂。言無虧欠之憂。王季積德累仁于前。文王承之。而無虧欠之憂。文王積德累仁於中間以傳武王。而武下行所承。文王亦無虧欠之憂。此文王之孝以承先啓後見其孝也。以言武王之孝。能纘續太王王季文王之功緒。故一著戎衣而天下歸。雖征伐。而亦不失天下之顯名。顯名。聖人之名。是亦德爲聖人也。由是尊富饗保。其受命與舜無異。此武王之

孝也至于武得天下晚七年而沒孝德未
盡文武所受之命幾難永長周公文起而
相成王制禮樂以追王上祀此成文武之
孝德也王因其又推分達乎諸侯大夫及士
庶人喪祭之禮無不具備而孝治乎天下
文武之受命乃永長矣此周公之孝也三
聖人者是皆大德必受命之義也可見人
惟患不孝孝之中無所不至此舉文武用
公以見卑邇自能高遠誠之不撓有如是
也○饗保是自己身後事若說饗視保親
一祁是追王上祀作複語矣仰此可知前章
一側時說多語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
大降故達大夫大夫大
雖降而喪服猶行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

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達。即上章達字。言無事不由孝推行。與下孝之至也相應。夫孝者。二句言善繼志善

述事方賢術達孝。繼述便是達處事未發而先注諸隱微者爲志志已發而著于見顯者爲事先王之志事無窮武周念先人之志念念向好處存爲善繼念先人之事事向好處作爲善述存秋感時念祖修祖廟以爲之處陳宗器以爲之用設裳衣以爲之服薦時食以爲之食是皆前人之志事所在無收忽畧而制爲此祭祀之禮又即從此處禮念志事制爲宗廟之禮序序爵序事旅酬燕毛之禮爲先王而在今日未有不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逮賤序齒以盡綱常之至善者方尚所以正是繼述處又不但廟中而已推而尊爲天子便念先王而在此位必不徒然尊富而有克稱其位者長今日所踐即其位也有不敢忽畧者祖宗而幾此位必以禮治天下禮以和行又不能不念樂我今日之所行所奏即其禮樂也皆有不敢忽畧者禮樂主於

敬愛。凡所當敬。無不敬焉。是亦敬先王之所尊而已。凡所當愛。無不愛焉。則亦愛先王之所親而已。如此。是無一志一事不體先王而推行之。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乃孝之流通貫注。無所不至也。非達孝而何。敬所尊。不止一事。大者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愛所親。不止一事。大者如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愛敬之源。格于幽深。則擴而充之。事事有禮。治國豈不猶視諸掌乎。此又無非孝之所達矣。孔子燕居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明乎郊社禘嘗只是明乎禮所以能致治。但天祖禮之本。只明之自無不明。中庸言孝三章。甚而乃修道之大本。而敎之所生也。孝者性也。以下言道以下言敎行心者謂之○宗器則宗所當用之物器。如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類。宗廟之火。左爲昭。右爲穆。而其子孫亦以爲宗

有事於太廟則同姓皆昭穆咸在各當其死者之昭穆以祀不失其倫焉爵公卿大夫也事如祝史及各有司之事也辰宗也旅酬之禮同姓異姓之子弟各舉觶于其長而衆相酬逮也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禮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言上帝不言后土天親地也禘嘗擧祭禘是祭日禘从祭日嘗禘陽之盛也嘗陰之盛也故莫重於禘嘗大王者釋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是也謂爲五年之大禘者非也禮必有其對舉之互文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亾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

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人推君臣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所取之人爲臣身爲君將君臣錯開側重君道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觀此可省有章修道是從性修之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義從仁生禮又從仁義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人道所率性之道天道所命人之性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

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以上論修身取人為政之實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

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

月試旣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

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

必強。

明強即明誠。仍是知人

加大行德行道二試。

此不前治國發論歸落謙字。合中庸本發

之旨。大約可分五段。自首至禮所生也以

明人存政舉大意行此至知斯三者節目

明修身取人衆政之實功。在知行二端而

歸重一字。自凡爲天下國家至一也文條

九經之實政。仍歸重一字。自凡事豫則立

至擇善。發明一之功在深。自

博學至未勉。哀公學聖人。

衆政取人。起至修道以仁何爲事道即已

發之和。天下之達道。仁即未發之中天下

之大本。此孔子與哀公言治道不外中庸

的意思。何以謂之仁仁者人之所以爲人

益言心也。於何見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

其親。是仁之大本故仁莫大於親親。此親

說父母。能親其親使是從仁發出來的人

道人道。克修使是君之人存也由仁心發

見政事者爲義義者事之宜也政事雖多得賢人理之自事無不宜故義也莫大於尊賢能尊賢以制義使是能取人并臣之人存也親親賢以爲仁之大故由交子而推族履以及仁民愛物皆親親之所降由殺也尊賢唯爲義之大由大賢而小賢推能讓善以至野無留良皆尊賢之所等由及也由此事事行殺等親疏貴賤使是等禮三百由禮三千皆由仁義生也見禮知政尚有不衆之政乎此修身取人衆政之大義也

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取人衆政總由修身身可不修乎誠念切於修身思之思之以道以仁皆以親爲本始故不可以不事親孝弟爲仁之本本立而道生也試念切於事親思之思之非知人不可也人之事以爲人行道行道則性率之也道[illegible]人道不可謂道之理則道會歸而非人人人之

所以爲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之非知人不可也天之所以爲天行道行天則健行不息之物也即下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物不已之命必至退怯不前人道無終故天之所以爲天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此節是知一達功夫故數思字與二知字相呼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天終

有終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外自達也所以行之者三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仁之不忍於中者難強行非勇之不挽者不終行三者天下之所同得同得而行亦無往不通故曰達德然三又非無故而自行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極牲訓詁者來五者道也三者性也一者天也即乾之一善健行之

物不已之體人得之為心亦强健不已之
物但此心不操則感物而放心即亾矣必
操之則存存則一一則不二而不息也無
以名之即名之曰一一純中操存涵養之功
夫也此心一則明不一則昏一則仁不一
則忍一則勇不一則怯故必由一而三由
三而五猶之由天命而率性由率性而修
道也古人謂心之尊致為一日惟精推二
曰協於克一曰咸有一德皆此心至一不
二之主宰不已之功夫空虛無物而有實
用孔子一貫之一亦可想見程子曰涵養
此一又曰主一無適不之東不之西如此
只足中皆最淺明器後儒反認丘道為甲
適三一為高述舍心而求身飾外而遺內
顧例本末之序所以天下無實學少真儒
亦大皆於孔子矣此毀是行一道功夫
前言不可不知人不可不知天同是知的
功夫所以行之三所以行之一明是行的

功夫。故此承言人之生質不同或有生來自會習知人知天功夫或有學而後用知人知天功夫或有困窮之極不得已而後用知人知天功夫。及其知之同此天人道何有生學困之別或心安意肯自行德行道。或見爲有利於已而後行德行道或迫於不自由。勉強而後行德行道。及其成功同此道德。又何有安利勉之異此兩箇一字。雖只是數目字。其實亦有講知之一就未發大本看。所謂其靜也專。成功之一就已發達道看。所謂其動也直。

此仍承前由一而三而五之道以明其實一則自有不容不好學者。則天人之理自日明一日。斯近知矣。一則自有不容不力行者。則道德之行自日篤一日。斯近仁矣。一則自有不容不知恥者。恥則明行之功。自日強一日。斯近勇矣。此便是由一而三

由三而五之實

知斯三者近知近仁近勇則道盡而身脩結前脩身以此治人使人皆自修爲知知仁勇之人即皆賢人矣然後取而用之結前取人由是使賢人治天下國家皆在好學力行知恥之中自無不治結前舉政

又詳言天下國家之實政其經常不易之道有九修身第一經以修身者治人則有人可取故尊賢次之修身必事親事親必睦族故親親爲三尊賢而官之故敬大臣體羣臣又次之有大小臣以舉政故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又次之此九經之目

賢通天人備道德者我尊之常用講明則自下惑於他說故大臣則總庶政理衆職

人主得以靜治不眩亂於末務賢就理效大臣就事說禮羣臣謂使臣以禮報禮往往重於報恩此九經之效齊明心之敬盛服容之敬非禮不動事之敬前言修身以道以仁此則主一敬字以該之尤爲真摯此九經之事

所以行之者一。一同前。雖九經之繁那一件不從此心專一一處發生出來故亦曰一也

豫字承前所以行之者一來。一字純是功夫此功夫在豫。非旦久所可期也。凡事皆必豫先備辦臨事方能成立。不豫亦未有倖成不廢者。即如發一辭令。必先定就言的主意言時自不如跲躓。即如作一事務必先將人官物材備辦臨事方不困窘即如立一身行必先將一好趨向審定行時方

覺疾病君子之修道亦是這箇前定的理路臨時自不窮追子思說未發大本道理至前定二字眞平常無奇異也以言事行起道字道命於天率於性似無容人豫爲之修而必豫修之者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先乎天而天弗能違我然後可後乎天而奉天時也一與豫之說盡道之妙矣下詳課之實此處書理學者所宜細細體認之

獲上信友順親誠身有道致道字一氣趕至明善爲道之實豫之根底也誠身誠者自成也將天命率性之道實實有之於身反諸身而求之無一毫虧欠無一毫假僞則身乃成故曰誠身明善者此心　點明覺不昧處常常止於善定於善節於善矣於善處於善此處功夫非多門大學致知次第如此自漸見得天命人性純善處極其明白切實則可謂明善矣本源從見得

眞然後由內形外。反身自無不誠之道。乃而親自順我之道。外而友自信我之道。漸可獲上而治民矣。此為道前定則不窮也。

明而後誠。是明為誠之前定。明在心。誠在身。皆屬未發天下之大本。但明為一之功夫。誠為一之成就。故下文只承誠言之。不言明也。

誠者天之道也。言誠之理。是天將他的實理命之人。即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言誠之之功。是人所自盡。將天所與我之理修之使完。即修道之謂敎是也。天不能誠人以為理人不能雖天以為功。合天而言之道也。誠者之為天道如何。誠者人有不待勉而自中之良能。不待思而自得之良知。此率性之道不由人者。豈非天之道乎。從容而中。此不勉思之天道者邪。是聖人也。非天之所能為也。從順也

容安詳也。聖人生而順從安詳乎天與我之理。不敎交物而引蔽之。自中天道之節矣。若聖人不自聖。不從順。不安詳恃天理之自中。即無天理矣。天道不落空。賦在人身之上。人不能誠之。而聖人誠之。是聖人即誠之者矣。聖人所以誠之之功。果何如以誠之乎。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擇善即擇此不勉思之天道。固執即固執此不勉思之天道。如感一物。即從順安詳從容擇循善與不善。既擇出善來。遂又從順安詳。以固執不變。說箇天道。便是純淨至善。不雜物感的。若離天道而別有擇執。皆不善矣。人惟於擇而聖人擇之。人不能固執而聖人固執之。所以聖也。近儒謂從容中道聖人不擇自善。不執自固。而於擇執功夫添入其大。誤矣。不知聖人無異於烝民。而修道之功。獨純者也。觀前文言舜好問好察隱惡揚善。非擇善乎。執兩用中。非固執乎。顧于

擇中庸得一善非擇善乎拳拳服膺而弗失非固執乎指聖人也擇有功執有力先擇後執又行序是聖人可學而至也於是下文即勉衆公學聖人後人欲學聖人天道無庸學學聖人之人道擇善固執而已學問思辨指非則篤於外的功夫凡方策所載詩書禮樂之文指聖人擇執之方求誠之功夫也博以學之學此誠術以問之問此誠慎以思之思此誠明以辨之辨此誠篤以行之行此誠總都要歸究到不思勉之天道上方至善也亦非學問思辨之功究皆然後行學即學明學行也方謂之學明行誠行行門則問之強為明行而無自得則思之明行有自得則又辨之於人以求衆是此雖兼明行要是知一邊功夫但明辨之前強行非真行明辨之後乃可厚其力以行之也故加篤字善既擇乃可固執也凡此有所未學

必學之。有所未問。必問之。有所未思。必思之。有所未辨。必辨之。有所未行。必行之。又屬博審慎明之實。弗能弗措。已百已千。即時習不厭之功。即不已之天命。無息之至誠。人而果能此誠之之道。雖愚者亦無不明之理。雖柔者亦無不強之理。聖人亦何不可以學而至乎。學問思辨智也。篤行仁也弗能弗措勇也。知仁勇聖人矣。此章文義繁瑣錯綜。學者細詳之。恰是首章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釋文而旨歸於湪一之功。即慎獨也。即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下三節子思從孔子誠明之論分解明白。總以闡首節未明之義耳。誠爲天道之

自然明爲人道之工夫自誠明言始初必
從天道生出人道豈非天命之性乎故謂
之性也自明誠後來盡人道復還天道之
本然豈非修道之教乎故謂之教也人從
亦于時順此不勉思的良知良能誠將去
身愈體驗心越明自人人都有個自誠明
謂之性性者心生之名格物皆從心中生
出不由學教而得者也到後來擇善固執
不輟其功將天與人無窮之理心日求明
身月益誠人人都有個自明誠謂之教敎
者效學之名人非可以遐大則夫婦可以
與能彼此師法遠邈傳授道不僅在一人
而可以質之家內天下者也誠則明矣原
其始天不離人以爲道明則誠矣要其終
人不離天以爲道本體原是功夫功夫正
是本體此就人人身上見有此體段而性
道教之說明矣下文方分屬二等人以見
道無異而功用亦同位育之說亦明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聖人擇善固執大人並盡則誠乃至矣此正是聖人不可及處故爲天下至誠言天下一人而已能盡其性天與人以心生之理本無不誠盡力令他發生出來如用誠一之功以生三德生五道生九經可謂能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只但因已性而後明人性與已同而敎化與又因人性而知物性使爲獸草木成若其性總一理指推出性生敎至於敎人地能化育人物而不能爲人物盡性至誠爲盡之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於是有天地不可無至誠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則教即位育之說又明矣

此從性生教教生贊參誠明明誠真天下一人而已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上古如堯舜詩書禮樂未興本天性創爲教化天下文明自此以後皆其次之聖人也前聖既創有修道之方則善之路雖欲下學不能也於是其次者無不盡其曲折而學之曲即學問思辨篤行弗能弗措之曲折也皆所以求誠之方法也故曲能有誠是由明而誠者也既誠諸身則威儀日彰而形於外既形則以已之治治人之不治而禮樂政刑不容不設則著者也既著則人人皆可曉而諭之則明也既明則心必

動。心動則行必變，變久則民日遷善而忘
其自則化也。至於化。使是盡人性物性參
發事業。唯天下至誠爲能之，依然
性道教並至誠則明明誠。無有異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前以至誠結其大，便將至誠其大成功一
處說明，則天人二道，已無分矣，故此後只
以至誠統言之，不必更存誠則之述也，前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之說，人皆以爲常
之理，忽之，不知世俗之所忽，即至誠之所
謂神。故又及此。前知者，前定故前知也，至

誠之道豫一之道也豫先作誠一之功知其必立不豫知其必廢此爲不一與之明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以先兆之禎祥即誠一之人國家將以必有妖孽以早啓之即妖孽即不誠一之人凡見乎蓍龜有與以之兆動乎四體有禎祥妖孽之不同皆禍福之徵將來必至而將來至總以善不善決之心豫存於善者必以善終心豫存於不善者必以不善終此如種嘉穀自結實爲嘉穀不至終成莠稗種莠稗者自結實爲莠稗不至終成嘉穀也故至誠如神後世不明至誠之道不知豫一之理雖聰明偶中皆屬虛僞而終不然矣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

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中庸自誠身有道說起誠字道字以及上節至誠之道誠道二字未有明訓故此爲釋之何謂誠自已完成自已便是誠而誠之道又是自已道路要自已走的便叫做道推之天下之物何物不有個自已何物不該完成其爲物是誠者又物之終始纔沒了這個誠便不成這個物是不誠無物已是誠物亦是誠是故君子參做人已一理惟誠之爲貴而已何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一誠中無餘事且成已本乎愛已則隱然動天下之至仁在是成物則因已知人取辟自道而物不能蔽天下之至知在是仁知之德皆人所同之性之自得於心非由外爍及仁知之道內

外合一之道率性自及物故君子存此道德因時而措時窮則盡已性以和妻子翕兄弟順父母時達則盡人性物性以贊化育參天地無不宜也一箇誠字一了百當更不煩瑣此所以誠之爲貴也試詳其道章字字句句總直訓明一箇誠字首二句立成已張本次三句立成物張本故君子句又從誠領下雙項成已成物下面一一照映完結數物字皆指人說迎盡物性亦該之耳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

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

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故至誠無息一句，直領上數章藻一二蓋誠者天道也。大道逆行不息，故誠道亦無息也。一時不誠已，不成已物不成物，道誠道如何可以須臾離，故誠之至只是間無息而已，即時中之功也。功不息則誠自久，久則徵驗於事業亦久，故悠遠，悠遂則積德累仁者，自廣博而深厚，博厚切功烈崇備，高不可及，文章明備，光不可掩，所以載所以復所只成，言天地之覆載成不過存其體必得至誠，乃貞實，載之覆之成之矣。此言贊化育也，故即承言配地配天，無彌配者有大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不可無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與之配對，此有所缺，則彼有所病。此言與天地參也，不見不動

無為。是未發章變成。是已發未發處不息則已發處自神。非但盛稱其功正以言至誠配天地之實在不息也。此下特舉天地以明三句之義天地之道盡於不貳之一言不貳者一也。一則生物自不測凡物貳則有間即有息矣。天地之為道任不見不動無為處流行。何由而求之為物不貳息尚可得言乎。此是子思善說至誠處四時行於不見不動無為之中。而百物自日章日變日成。生生而不可窮測這不貳一言真道盡天地底裹。地之道博也厚也何從而求之使不博不厚。天之道高也明也何從而求之使不高不明天地之道悠也久也何從而求之使不悠不久。此為物不貳之可見者。今夫天。即此日前昭昭之多繫是天。看他有何生物處及日無窮日舒緊日月星辰。而覆萬物不測如是。今夫地即振之上。便是地。行他有何生物處只其

廣厚自會載華嶽河海以及萬物其不測如此即就地中山水二物言之卷石便是山勺水便是水有池行何生物處及其廣大亦自會生那些物其不測如此此生物不測之可見者言此正見至誠不息之理亦無多只是箇一不見行其功烈在其中而功烈亦甚不測也下引詩文明不息之源本在天命率性詩言人之所命賦於人者無他於穆不已之功而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只是箇健行不已故命賦於人者亦無他也詩言微而不顯者文王之德亦無他純而已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亦只是箇純純之爲言亦不已之說也天是不已之物命是不已之物觀文王性亦是不已之物可見至誠之無息命也性也今足功夫與天之不已無求也中庸游許多功夫說明在此仍歸落天命性三字純是功大學者正不須亥自生解自學者不議忝

故不識命。不識命。故不識性。不識性。
故不識一之説。一部中庸盡闕矣。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前半部書皆古聖人之道至此嘆其大聖人就前舜文武周公推言之洋洋大貌發生育養也峻大極至也言聖人生養萬物之道極其懸側周徧與天之生物同其大也優優大貌三百三千言禮制之大備也生物爲心者帝之道也禮儀則備者王之道也待其人而後行待後人也已臨屬付尼後來必是聖人方能行聖人之道苟非至德之人焉能凝成至道若子謂孔子德性猶言性之德尊敬長捧拄之意即戒愼恐懼屬存心功夫問學即學問思辨屬窮理功夫二者要皆明之功也廣者業不盡大者功不卑精者事事得其當微者物物獲其理致廣大以擴充德性之用盡精微以力行問學之實者行之功也德性尊問學道則存諸心者極其見理之明便是未發之中廣大致精微盡則達於天下者極其成功之高便是已發之和是極高明

而道不外於中庸也溫故知新承中庸說君子之功既至中庸則中庸是我舊的物了其功即宜無息時時溫習而義理日生知新無窮殆此即前章無息實下手處也却於此章明之敦厚崇禮又承溫故知新說言君子中庸之功不息則發育峻極之仁厚自無不敦而三百三千之禮制自無不崇而聖人之大道於是乎凝於君子矣溫故知新至德之功敦厚崇禮凝道之效是故以此厚且禮者居上自不驕矜以此厚且禮者居下自不倍亂國有道以此厚且禮者言之為言則足以興起其身發育峻極三百三千實見諸世也國無道以厚且禮者斂之為默則足以容安其身享以待物物必親禮以下人人必不侮詩云明哲保身其此居上居下處治處亂無不保安其身之謂與不驕不倍足與足容皆所以保安其身之道此段極易言刑則安身

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爲下不倍。無道足容之事。愚賤生今。是指三般爲下的人。愚好自用。是有位而爲

人子孫變亂祖法者賊奸自專是爲臣而擅專國政者生今反古是士庶執古道以亂時政者如此者無保身之道安能免災禍之及禮者綱紀之節文度者用物之品則文者文字之音義除是以聖人爲天子方可議之制之考之用亦由他自已尊亦由他自已反古亦由他自已其以下之人卽不得僭之卽如今天下車之制度同軌書之音義同文行之綱紀同倫尚是周先王所定一道同風其誰敢變亂者故周之子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曾是愚者而可自用乎如孔子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是賤者而可自專乎無徵有在皆古道雖嘗說之學之不可從也若定所從唯在用禮蓋今天下之所同用孔子不得獨倍而不從倂是生今而可反古乎此是聖人敎厚崇禮大作用若無仁厚之心而不以禮自處則不

能然也○朱子謂非天子一段子思語是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

有望遠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居上不驕有道足興之事禮度文三者為下自宜不倍若居上而驕失制作之道亦不足為天下所重故王天下有三重其在寡過矣乎非徒以制作為天下重貴以寡過為天下重也寡過正不驕之貴上為者時王以御雖寡過而無其時下為者聖人在下雖寡過而無其位故民皆不信從而不為天下之所重所信從者唯富特有位之君子則君子何得稱山驕矜而不寡其過乎故君子三重之道必本諸身者貴能無過而後徵諸民而信從之以為天重也其寡過者何如凡三重之道必考三

王與已然之理不謬必建天地與自然之理不悖又必質鬼神與吉凶之應無疑又必俟百世聖人與異世同揆之理不惑夫難悉者莫如鬼神而不過天命之理知夫之命則吉凶在是矣最難明者百世而不過此率性之道知人之道則異世同揆矣動以一身舉動威儀言也行以制事行政言也言謂言論號令也君子知天知人則動言行自皆至善而無過其徵諸民者方且世世為天下重而道之法之則之矣況一時乎故遠在方服之外者禮度文大所不及而亦必則從悅望近為諸侯卿大夫士庶者服習禮度文雖久不厭其為天下重而民信從之也如此射厭也庶幾二句言庶幾於早夜敬勤以永保此無惡無射之美譽觀詩之言君子未有不先自敬勤如此而早有譽於天下者其必知天知人以自寡過而後有望不厭以為天下重可

知矣知天知人二義非泛人知天即大命之性知人即率性之道此古人文字有原委處以上二章皆喻屬孔子孔子不得位不倍足容如此使其得位乘時不驕足興又如此皆至德凝道處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前大哉聖人之道便將堯舜文武一統說了尊德性道問學之君子及愚賤下天下

使已聰威孔子故北首以至道歸仲尼致
發育峻極之序便見祖述處崇三百三千
之禮便是憲率處常者以評序除其禮子
者以明備大其用仲尼則統之父上天下
之不驟足與便是上律天時處遇賤之不
倍足容使是下毀水土處天時据上逆行
有度如法律之不收驟逆水土在下上念
我水滋潤二者包鼓大時在中順大而不
悖在天者所居上之道化地者仰爲下之
道仲尼則又統之欠此言仲尼之數令道
也下又郎至道以并至德持言載之行力
情言獲之不露貞大地合其德也春夏王
生秋冬主殺相差異而行月錯與四時合
其序也日明於錯月明於夜州代不已與
日月合其明也並有不錯即持報覆悖之
實並行不杵即錯行代明之質以言其小
德之外見者如川流之條分不息以言其
大德之內存者如化育之敦厚不窮此天

地之所以爲大而仲尼之德配之其大爲何如乎祖述者祖而述之以爲根宗而傳行之也憲章者憲而章之以爲法度而著諸身也法之之嚴曰律四時之氣有十二律以限之不可變故孔子亦律之以爲居上之道而不驕也衣之掩身曰襲今人但見水土耳而所以爲水上之理者天也水土之形特發其外故吞受之木上則生長秋冬之水土則收藏天在內也水上木有殺之理故孔子亦象之以爲爲下之道而不倍也並育不害如智愚賢否無不並包逆道尊卑無不得所道便是孔子持載覆幬處並行不悖如智仁兼施恩威並川便是錯行處時而川其明非智時而晦其明非恩使是代明處川流者流其所化循也教化者教其所流中也子思作中庸原爲闡明仲尼之道至此方明焉之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明小德川流之義故別爲至聖以贊仲尼之功用所謂庸也理聞而備曰聰理見

而通曰明理研於思曰睿理達於事曰知此天性之明覺包含衆理下四德皆其所發者故足以有臨寬與狹對裕與急對溫與厲對柔與剛對此仁也故足以有容發不留滯強不與順便剛不怯懦毅不間斷此義也故足以有執齊心齊一莊貌恭敬中心不倚正事不偏此禮也故足以有敬文文章可觀理條理不紊密細微不忽察疑似必辨此知也故足以有別溥博周徧廣淵之蓄淵泉靜深有本之意時出發不窮五之息言前五者之德充足發見也見者五德之形於身言者五德之發於言行者五德之及於物前言此天地之所以爲大者言仲尼配天也觀其功用如此故曰配天

容執敬別小德也不能外聰明睿知之大德敦化本乎中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

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言大德敦化之義。故別爲至誠以贊仲尼之德。體所謂中也。至誠卽至聖之存主者言之。大經者。道之綱。如天下之達道五是也。大本者。性之德。天下之大經所由出也。化育者。天之命。又天下之大本所由生也。經綸所以修其道。而道則歸其本於性。立本所以盡其性。而性則原其命於天。至於天。天無象可指。無迹可著。夫焉有所倚。空虛無物。以不貳爲物。一誠而已。唯無倚。以言其經綸。肫肫乎其仁。而他無一念也。以言其立本。淵淵乎其淵。而性量不竭也。以言其知化育。浩浩乎其天。而發育不測也。

此是達天之學。唯達天德者。能知。古所謂在帝左。在帝右。與之陟降。受天之明命者。皆謂此也。達者通也。苟不用明誠之功。自固其聰明聖知。而無一毫放佚。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卽是此意。天德卽大德敦化。而由經綸淵入之。中必於庸見也。化者消。育者息。化者虛。育者盈。消息盈虛。此陰陽生生不窮之機也。在天地爲春夏秋冬之令。賦於人。爲仁禮義智之性。聖人洞曉人性。原本天理。幽獨中。神明默成。與天無二。乃所謂知化育也。聖卽齊達天德猶知化育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

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淡者味之泮簡者色之少溫者氣之緩風謂教化也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篤恭者恭在於不覩聞而恭愈厚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前三節贊仲尼之道配天達天孔子道理只似高深故終以入德功夫結之在於闇修而無他謬奇也則人人可以持而循之矣引衣錦之詩言君子之道不在外面表暴從不覩不聞處積累功夫既誠於中自章於外非若小人之道臨事方起善念雖的的實實着力為善外有可觀而日亾銷亾不為我有矣此先難後獲不欲速助長故淡然常覺無味而久自不厭簡畧常覺無文而久自可觀溫緘常覺不厭淺於事而事無不就理此闇修之所以可貴也行遠之必由於近風教之必有所自而恐

敬者斷未有不日章而賜者也學者能知得此理只在闇然處修可與人德矣德字承上天德引潛伏之詩言闇修實切於內省不疚無惡於志疚病也志心之所期也不覩闇時內自省察不敉有疚病凡志之所期無有一毫可惡之處此唯自知非人所能見君子之不可及者正在人不見處用功若待人見而後圖之則即小人之的然矣引爾室之詩言君子不待動而後敬未動而已敬之於早矣誰得見之不待言而後信未言而已信之於早矣誰得見之眞是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也此二詩說闇然乃修道之實功也下二詩說日章乃敎之效也奏假之詩奏進假至也言進至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不起爭聽之心可卯臨民自有不待賞怒而威感自化者則在乎戒懼以修其道而已不顯之詩言我有闇修

之德百辟觀刑亦莫不修德百辟刑天子
天下刑百辟天下有不平乎可見修道之
敢誠莫神於慎獨也至此戒慎恐懼之學
力功效已言之畢矣而其旨要在不親不
闇故復引詩咏嘆以結之于慎之詩見篤
色之化民末也非本也而本在不覩不聞
德輶之詩見不覩不聞時無可此倫即是
無聲無臭之天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學者
欲以見性於此際乃見得其欲以合天於
此際乃合得着此便是真性與命處於此
時戒慎恐懼便是盡性至命與功夫入門
到頭更無兩德即到篤恭天下平亦只精
熟之學耳德越盛者愈越篤此無他裝之
故也偏是生安勤敏偏是學困安問若庸
堯舜文孔一日謂隱微之地不必竅業習
篤之於天而乖其獨恐亦從天上壁下矣
此子思子中庸指訣也末結正見易
脩學者若謂又言神化則末之詳耳